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4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猪油飘香

□山东青岛肖路

入冬前,每个东郊村的女主人都会有一些必做的项目:买煤,存白菜土豆,腌酸菜,炼猪油。炼猪油在东郊村,在甘南县、在齐齐哈尔,甚至在东北应该都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那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物资,它和冬天的土豆、白菜、粉条子一样重要。

妈妈点起柴火,把火烧得旺旺的,鸡冠油下进大铁锅,一炼就是一大盆。我有很多那样的记忆片段,外面是冰天雪地,寒风呼啸,仓房的门被风吹得有节奏地“哒哒哒”响。屋内玻璃上蒙着的水珠隐约透露着外面猪圈和樱桃树枝干的影子。可我家的屋里却暖暖和和,柴火燃烧的味道掺杂着醇厚香的油味。鸡冠油慢慢“滋滋”地析出油脂,变成金灿灿的颜色。仿佛世界只有这一处安身之处。

我小时候的鼻子非常能识别猪油的味道。放学回到家,一打开家门,“妈,又炼油了?”妈妈则一边端饭一边说:“你这啥鼻子,这么好使。”新炼出来的油渣拉可太香了,配上酸菜,再包个酸菜馅饺子。妈妈会包很多,直接放在仓房里冻上,她不想做饭就拿出来给我吃一顿。她能把肉切得薄厚一样,锅炉上的火候大小正好,动作驾轻就熟,好像都不用思考。炼猪油的时候还能和面、切菜,做很多活计。现在想,那是一套已经习惯的动作,不用去想为什么这么做,浑然天成。

父亲是个泥瓦匠,更被称为“刀把手”,也就是垒砖砌墙的“高手”。其实,父亲技术高超之处,就在于他随身携带的线锤。

线锤由锤身和锤线两部分组成。锤身呈圆锥形,玄铁而制,坚硬厚重;锥尖圆滑,不易伤人;锤身上部平整如镜,形成一个圆面,圆面中间有一小孔,用螺丝螺母双向配合,把锤线一端盘紧在里面,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。锤线是一根尼龙丝,长约三尺,很是坚韧。入手处,被父亲暖心地挽个便于勾抓的扣圈。如此,父亲的线锤就浑然天成。干活时,父亲手捏一勾锤线,锤身便一上一下,打着欢儿,跟着父亲节奏,走上楼层的边角四壁,开始大显身手。

父亲性格耿直憨厚,刚正不阿,一如绷直的线锤。垒墙时,他先把线锤挂在墙基上,泥刀频频出手,一抹,一覆,墙体迅速成型。每垒几砖,父亲都会用眼睛标尺打量一番。只见他闭起一只眼睛,用另一只眼睛聚精会神地察看墙砖与线锤贴合度,不在一条直线上,需不需要拆砖重砌等。他那两只犀利的眼睛,轮流上阵,只把小活干得那叫一个“漂亮”。

记忆深刻的是四爷家盖新房。当时父亲带领几个工人垒房基四个垛角。其中一人,垒出来的墙整体不错,就是中间有几砖外凸。父亲说不好看,会影响整体布局,让他拆了重砌。那人年轻气盛,毫不服气地反驳:“你也太认真了吧!这点瑕疵算什么,干活不容易,何必返工?”父亲看他无动于衷,也不和他计较,亲自干起来。他费力拆掉已砌好的墙,用线锤标直瞄准,一砖覆一砖地垒好修直……新房竣工时,主家对父亲干的活非常满意,大加赞赏之余,非要给父亲多加

□河南周口王秀三

父亲的线锤

桂树下的卤菜摊

□湖北宜昌祝莹

小区的南门外,种着一棵有些年头的四季桂。四季桂不负四季之名,终年花开不断。从南门口进出,常常不自觉染一身花香。在不赶时间的时候,我总是有意识地放慢脚步,任由花香从鼻端沁入肺腑,心情一下子就变得美好起来。我日日从树下经过接受花香的洗礼,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桂花树下,不知何时多了个卤菜摊。

摆摊的是个系着围裙的中年大姐。我有些不快,卤菜的味道比较大,摆在桂花树下,只怕再也闻不到纯粹的花香了。我暗自决定,绝不光顾她的卤菜摊。

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,都免不了要经过她的卤菜摊。她的生意不好不坏,有时候八点多就可以卖完当天的菜品,有时候十点了她还守在那盏朦胧的夜灯下。

一个周五的晚上,我接了孩子回家,走到南门口了,她拉着我直奔桂花树下的卤菜摊,“妈妈,我同桌说那个阿姨做的鱼块特别好吃。我们买一点去尝尝吧。”我有些窘迫,为自己曾经的小心思,但孩子的要求总是要满足的。我随孩子走近一看,果然,除了常见的毛豆、海带、猪头肉、鸭翅膀等,小摊上还有一盘鱼块,色泽红亮,鲜香诱人。“这个鱼块不是卤的吧?”我有点好奇这个鱼块的做法。摆摊的大姐笑了笑,“嗯,这个其实是取了个巧。腌好的鱼块过一下油,然后用自制的豆瓣酱炒就行了。我家孩子喜欢这样吃,我就试着放到卤菜一起来卖。

我有了女儿后,也开始炼猪油。我很少能在市场看到有卖鸡冠油的,但买瘦肉的时候难免会带一些肥的出来。多的肥肉,我就会放到冰箱的冷冻层攒起来,差不多两个月,就能攒出一把。在我真正做这件事之前,我不知道它竟这么烦琐。解冻,切片,放入葱姜焯水,捞出洗净,再放入锅中,加入半碗水。先大火把水分烧干,再小火慢慢地炼。我最喜欢这个小火炼的过程,满屋都是焦香、油香、肉香。看肥肉片慢慢地变小萎缩,颜色在油渍中变成一种透明的质地。炼到一半,用大勺在肉中间弄出一个圈,猪油聚拢在锅底,边炼边盛出来。静置一个晚上,第二天一早就能看到凝固的白色油脂,温润安静。

在我第一次炼猪油的时候,油就焦了,原因是没有在水烧开后开小火,一直全程大火,油确实炼了出来,但却没有香味,油汤也是浑浊的,后来才越做越顺。在童年的时光里,我很少关注过程,因为我一直都是享受者,享受着妈妈给我提供的安稳和美味。不知道她第一次炼油的时候出过什么错。

毕竟女儿认识妈妈的时候,妈妈做什么事情都是熟练的,妈妈什么都会呀。直到我有了女儿,才慢慢感受到母爱应该是有肌肉记忆的,童年的味道带给自己的安全感也希望能毫无保留地传递下去,它不需要思考,也不轻易改变。

几个工钱。父亲死活不要,说是谈好的价钱,哪能多收?主家过意不去,最后备一桌丰盛饭菜犒劳父亲,以表谢意。

多年后,轮到我家盖新楼,父亲年岁已高,我们不想让他受累,就把家活“外包”了。本想着自己省点劲,少操点心,谁知父亲带着他的工具箱不请自来,准时出现在我们家,当然线锤是必不可少的。干自家的活,父亲更上心了,只见他拿着线锤亲临现场,兢兢业业地到处量着,哪里有凸砖凹角,哪里有倾斜,哪里泥灰抹得少,他都一一给予矫正。没过多久,他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,还亲自上手指导,几个堪称“朋友”之人竖着大拇指打趣他:“行家一出手,就知有没有。姜还是老的辣,这房子有你在,差不了!”就这样,为确保新房万无一失,大热天,父亲舍不得休息片刻,他在房梁上忙前忙后地到处跑着……毒辣的太阳晒得他脸膛黝黑发亮,晶莹的汗珠密密地挂在他脸上,越发白得刺眼,它们跳水般争先恐后地往下掉落;他脖子上搭的一条擦汗毛巾湿漉漉的,能拧出水来;那个标配的线锤一上一下跟着他的节奏兢兢业业地颤动着……看着实在让人心疼。

我劝他:“这大热天,要多注意身体,悠着点几千。”可父亲却毫不在乎。“你们都不知道操心,我再不操心,等出问题了,就麻烦了。有我在,这房子质量更有保障……”撂下话之后,父亲又马不停蹄地朝楼层上奔去……

父亲的为人处世啊,恰如绷直的线锤,刚正不阿,不偏不倚,垒出一堵堵坚硬牢固的墙,也垒出了一个个幸福的家。小小线锤跟着父亲走街串巷,历经磨难,打出父亲响亮的名声,亦标直了父亲的秉性和磊落人生……

没想到很受小朋友们欢迎。”她麻利地称好给我,顺手装进去一根鸡翅,“给孩子带一根鸡翅回去尝尝吧。”她家的卤菜味道确实不错,没有那种浓重的香料味,鱼吃起来也很新鲜,孩子吃得满足。

昨天加班晚了,到家都快九点,想着买两根鸭翅回去煮点面条算了。到了大姐的卤菜摊边,却看见有一个小朋友趴在摊子的一角看书,卖卤菜的大姐在检查孩子的作业。她的卤菜摊很小,小朋友的书几乎挨着她装卤菜的盘子,看见我来,她连忙放下手里的作业招呼我。我看着她安静看书的小孩,“这么晚了孩子怎么不回家看书呢?”

大姐无奈地摇了摇头,一边切鸭翅一边说,“我催了几次让他回去的,他不肯,非要在这里陪着我。”“家里没有别的人在吗?”这会儿也没人了,我就和大姐多聊了几句。“孩子爸爸是司机,晚上下班很晚。家里奶奶生病了在家休养,我照顾她的生活顺便做点卤菜来卖。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”大姐有些歉意地看着小男孩。

我提着鸭翅往家的方向走去,身后的风里传来小男孩和妈妈的低语,“妈妈,桂花好香啊,我想吃桂花糕了。”“可以啊,上次我们一起收集的桂花有很多,还可以做点桂花蜜呢……”

今年的秋天格外漫长,空气中依旧氤氲着清甜的桂花香。在清甜的桂花香中夹杂着一丝丝淡淡的卤味香,闻惯了也觉得挺好闻的。

村庄博物馆

□安徽铜陵章铜胜

一座村庄,就是一个博物馆。

在皖南徽州棠樾村的村东大道上,有七座石牌坊。这些石牌坊建于明清时期,其石质坚硬,雕刻精美,距今数百年,石色已然斑驳,风化的石头表面和漫漶的水迹,留下了时光沧桑的印痕。我曾多次去过棠樾,每次从那些石牌坊下穿过,或是站在离它们不远的地方,仰头望着,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。棠樾村东的七座牌坊,每座牌坊都有一个故事,或感人,或励志。回到村里,看村里的祠堂、民居、院落,看人家门楣上石雕、砖雕和屋内的木雕,就像在看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般。

西溪南村旁有一条河,叫丰溪。丰溪两岸,和溪中的小洲之上,多枫杨树,也可以说皆是枫杨树。仲春,丰溪的水涨了,丰溪沿岸的枫杨树便一点一点地绿了起来。枫杨树绿了,树下的草、丰溪里的水也绿了,整个西溪南绿意盈盈。那种绿,是新的,浅的,是复杂和变幻的。在丰溪边,枫杨树生长得太过随意了,它们占据了丰溪的两岸,甚至占据了丰溪的部分河道。有的在石岸边近水的位置,有的围着一处水洼,有的就长在水里或水中的一处小土墩上。丰溪水面容的地方,两岸枫杨树的枝条向河面伸展过来,已经快要遮住河面上方的天空了。河中沙地上的枫杨林中,有几条相互交织的小路,那些路分开了枫杨树,又将它们连在了一起。丰溪,是一条流淌着枫杨树的天然博物馆,它属于西溪南,也属于我们每一个走进西溪南的人。

家乡小城东南部的山区,有座村庄叫凤凰山村。俗语说,凤凰不落无宝之地。凤凰山村,也是一处藏宝之地。凤凰山村的山野间,多铜草花。铜草花,是海州香薷的别称,也是铜矿地表的标志性植物。深秋,铜草花开,山上是一片梦幻般的紫色。那一片紫色,应该是找矿梦里的颜色吧。村里有金牛洞古采矿遗址,遗址里发现了古代采矿用的竖井、斜井和横井,发现了古时采矿人使用过的陶器、石器,还有冶铜的炉壁残片、炉渣。距此数百米远处,有现代化的采矿区,矿井最深处,深入到了地下数百米。一座村庄,藏着如许宝藏,就是一座采冶铜矿的历史博物馆。

凤凰山村产凤丹,种植历史有1600余年。当地的凤丹皮,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凤丹,在每年春分前后开花。凤丹花单生枝顶,多为五瓣,花形硕大,白色为主,偶见粉色花。凤丹花,花瓣如玉版,花形似玉蝶,在风中翩然欲飞。凤丹花开,整个山村都浸润在花香里。漫山的白花,如雪。

杜牧《清明》诗里杏花村,是杏花和清明气节的博物馆。徽州歙县卖花渔村,是梅花的博物馆。许多村庄,都有成为一座博物馆的特质和属性。

《我一见你就笑》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歌曲,时至今日,仍被各路歌手翻唱。其实有种茶点也是见到谁都笑,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开口笑”。

开口笑是一种传统特色茶点,我国南北各地均有出产。开口笑的模样很是招人喜欢,它的神态永远咧着嘴在笑。看到它,总让人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,我觉得用开口笑当作微信、QQ的表情包,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

市面上常见开口笑的型号有两种:一是大号的,一是小号的。大号的体量如橘子,外表金黄,密布芝麻,集香甜脆酥于一体。生活中,这开口笑虽是扮演配角角色,偶尔亦可客串主食。三口之家的生活总是忙碌,尤其寒冬的早晨,谁能无情拒绝温暖被筒的热情挽留。眼看上班、上学将要迟到,才赶紧起床,火急火燎地准备早餐,用开口笑就着茶水、牛奶、豆浆享用。开口笑保质期长,易贮存,可应急,熬饥扛饿。它的价格虽贵了点,但比馒头、花卷、烧饼、油条味美。

小号的开口笑,仅有红枣、樱桃大小,精致袖珍。它的外观与口味跟大号开口笑一模一样,有的地方喜欢叫它“一口酥”,在我们扬州,人们习惯叫它“麻雀头”。这麻雀头还是茶楼的必备细点,最受樱桃小口的女生青睐,品尝时能够保持优雅的姿态。

在我们这儿,大凡高档的酒宴,餐前都有几样美味的零食,大抵有瓜子、话梅、酥糖、开心果、蜜三刀、麻雀头,其中麻雀头是不可缺席的,关键是喜庆。但凡酒宴,客人们干坐着也无聊,于是喝着茶水,就着零食,可以打打岔,亦可助谈兴。再者,这些零食或开胃生津,促进食欲;或垫垫肚底,免得喝酒伤胃。

记得我女儿上高中的那会儿,家中常要备些小零食当作夜宵。那时节,孩子们的学业普遍紧张,若想考上理想的大学,只有自我加压,自觉熬夜。正在长身体的孩子,自然要吃点夜宵,补充能量,否则容易损伤身体,难以坚持。我们家夜宵的品种有麻雀头、沙琪玛、云片糕、蛋糕、桃酥、饼干等,轮换着吃,避免单调。在诸多的零食之中,女儿对麻雀头尤为喜好,小小俏俏的,笑笑嘻嘻的,既方便又不油腻。女儿可以边做功课,顺带享用,两不误,消消停停地把夜宵解决了。您看这小小的麻雀头,还伴随人的成长,为人加油,可谓功不可没。

□扬州徐永清

我一见你就笑